



金手书生

上

青雲 著

金手书生

上、下

青云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23.5 印张 502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9.30元

ISBN 7-80505-298-0/I · 278

内 容 简 介

大侠“金手书生”司空奇身怀绝艺，以英风侠骨为人称道。他浪迹江湖，专门惩恶扬善，结交天下豪杰。巧遇“碧目魔女”淳于琬后，他一见钟情，不料情海中时有惊涛骇浪，令这位艺冠武林的奇侠饱尝了相思之苦。

司空奇和淳于琬赴“小孤山天刑宫”参加“武林四绝”争尊大会。“江心毒妇”欧阳美在“天刑宫”中暗设机关，欲将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九幽妖魂”宇文悲本来恶名昭著，在“小孤山”露面时竟是一位妙龄女子！令人真假难辨。最后，当淳于琬等人陷入绝境时，淳于琬从未见过的生父突然出现，与司空奇力诛群丑，化险为夷。司空奇与淳于琬终于结为剑侣。

本书故事情节惊险曲折，文字生动流畅，令人读之不忍释手。

责任编辑：兰小宁

封面设计：义 侠

目 录

第一章	西厢较技.....	(1)
第二章	人分生死剑龙飞	(41)
第三章	泰山大会	(81)
第四章	失魂之恨.....	(120)
第五章	秘室奇情.....	(160)
第六章	怪事迭现.....	(197)
第七章	绿林大会.....	(230)
第八章	今古双龙.....	(265)
第九章	神龙醉狗.....	(302)
第十章	百妙真经.....	(332)

第一章 西厢较技

一面紫旗，一面黑旗，一面黄旗！

这三面旗儿，是插在“太行山五丁峡”的一片小山坡上。

紫旗上绣有一条生翅蜈蚣，黑旗上绣有一截手指，黄旗上则绣有一支巨笔！

在插有三面旗儿的峭壁之下，陈设着一只巨锅，锅下干柴毕剥，火光熊熊，锅中沸油滚滚，油香四溢。

锅口有圆桌面般大小，足可煮下一个人呢！

围着这只巨锅，坐有三人，一个是中年黄衣秀士，一个是黄袍老道，另一个则是瘦削枯干的紫衣老叟！

那黄衣秀士首先自腰间解下一只油包，包中取出两颗血迹未干的新鲜的人心，投入那沸滚的油锅以内！

紫衣老叟嗅了一嗅由于油炸人心所发出的异尸气，目注黄衣秀士，轩眉含笑问道：“鲍玉弟，在你‘铁笔黄巢’鲍玉书身边，所取出的人心，必然不是寻常人物所有。”

鲍玉书狂笑说道：“尤大哥，你是北六省绿林道的副总瓢把子，‘飞天蜈蚣’尤洪六字震江湖，总该听说过‘鲁中双龙、沂山二侠’吧。”

尤洪听得微吃一惊，指着锅中人心，失声说道：“这两颗人心，竟是‘天罡剑’萧楠，‘玉面哪吒’岳吟风所有的么。”

“铁笔黄巢”鲍玉书点头微笑答道：“小弟在这太行山内，巧遇‘天罡剑’萧楠，‘玉面哪吒’岳吟风，险些遭他们的毒手！但终于是我夺命笔中的‘追魂三绝’杀死这既号‘沂山双侠’，又称‘鲁中双龙’的两个对头，并取两颗人心，带来给尤大哥、朝元二哥用酒！”

黑袍道人静静听完“铁笔黄巢”鲍玉书所说，不禁面带重忧地回头问道：“鲍三弟，你杀死这‘鲁中双龙’之际，有没有被其他人物看见？”

鲍玉书摇头答道：“当时并无人在场，二哥问此则甚？难道凭你‘黑煞真人’朝元子的名头，还怕哪一个不成？”

“黑煞真人”朝元子闻言，方透了一口长气，说道：“幸亏无人看到，否则鲍三弟这场祸事，可就闹大了！”

“铁笔黄巢”鲍玉书不解问道：“二哥为何这样说？萧楠与岳吟风一向狂傲自大，无甚同党友好，何况他们之师‘神剑天尊’万象函，又已逝世，纵或有人看见小弟杀了他们，也不会有甚滔天祸事。”

“黑煞真人”朝元子冷笑一声，目注自己这位结盟三弟“铁笔黄巢”鲍玉书，神色沉重地缓缓问道：“鲍三弟，你知道当世武林中黑白两道的出类拔萃人物，共有多少？”

鲍玉书扬眉笑道：“我们这‘中州三煞’，算不算得上一份？”

朝元子摇头说道：“像我们这等武学造诣之人，为数太多，我问的是无论在名头功力方面，都比我们‘中州三煞’更高明

的人物！”

鲍玉书微笑说道：“更高明的人物，可就不太多了！黑道中计有南七省绿林总瓢把子‘不坏金刚神力活佛’达空大师，北五省绿林总瓢把子‘天香公主’杨白萍，关外绿林总瓢把子，‘三爪飞雕’刁振吉，以及‘五毒盟’中的五位兄弟！白道中计有‘武当’、‘少林’的两派掌门，‘四海穷神’游大坤，‘洞庭隐叟’顾龙庵，以及住在‘北天山’深处，不大出世的两名怪人而已！”

朝元子冷然问道：“比这些黑白两道领袖，更高明的还有四个人呢！鲍三弟不会不知，怎地未曾说出？”

鲍玉书微吃一惊问道：“二哥此话，是不是指‘雪山有魔女，南海有书生，江心有毒妇，地下有妖魂’等四句话儿？但‘碧目魔女’淳于琬，‘金手书生’司空奇，‘江心毒妇’欧阳美，‘九幽妖魂’宇文悲四人，却会和小弟所杀的‘天罡剑’萧楠，‘玉面哪吒’岳吟风，有何关系？”

“黑煞真人”朝元子冷笑一声，缓缓说道：“鲍三弟，你方才所说的‘金手书生’司空奇，便是‘沂山二侠’之中，‘天罡剑’萧楠的姨母所生表弟！”

这几句话儿，听得鲍玉书全身一颤，面如死灰地，呆了片刻以后，方自苦笑说道：“小弟想不到‘天罡剑’萧楠竟会是‘金手书生’司空奇的表兄，但还算万幸，小弟在杀萧楠与岳吟风之时，决无第三人在侧！只要我们不声张此事……”

朝元子面色如霜地，摇手截断鲍玉书的话头，皱眉苦笑道：“鲍三弟，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以你这身功力，慢说独斗‘鲁中双龙’，就算一个对一个，也决非‘天罡剑’萧楠，‘玉面哪吒’岳吟风对手！”

鲍玉书愧然说道：“二哥所料不错，但方才已说明，萧楠与岳吟风，是死在我那双‘夺命笔’中的‘追魂三绝’以下！”

朝元子叹息一声说道：“鲍三弟的夺命笔中的‘追魂三绝’除了‘追魂毒烟’与‘追魂毒雨’或许发后无踪，不留痕迹以外，关于萧楠和岳吟风身上所中‘追魂毒钉’，可全数起回来了么？”

鲍玉书“哎呀”一声，垂头无语！

朝元子继续叹道：“萧楠与岳吟风尸身上既留有‘追魂毒针’只稍稍有江湖经验之人，一验便知是你‘铁笔黄巢’鲍玉书的杰作！何况由于人心被挖一举，更会联想到我们这一年一聚，每聚必然大煮活人，或是油炸人心，以快朵颐的‘中州三煞’身上！”

“铁笔黄巢”鲍玉书忽然抬起头来，目光如电地，扬眉狂笑说道：“常言道：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打！杀死一个‘金手书生’司空奇的表兄，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来来来，我们且大嚼这‘鲁中双龙’人心，等到聚会散后，鲍玉书便向江湖扬言，是我‘铁笔黄巢’杀害了‘天罡剑’与‘玉面哪吒’，好汉做事好汉当，让‘金手书生’单独向我寻仇，决不致连累尤大哥，及朝元二哥头上！”

说完，拿起锅旁特制长长竹箸，在沸油以内，挟起一颗人心，用刀切开，蘸些酱醋，便即送入口中大嚼！

“飞天蜈蚣”尤洪一面也自津津有味大嚼人心，一面却向“铁笔黄巢”鲍玉书含笑说道：“鲍三弟，你何必说出些如此气语，‘中州三煞’既然义结金兰，一盟在地，便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会见你闯了大祸，便怕受累之理？你朝元二哥告知你

‘天罡剑’萧楠与‘金手书生’司空奇，是姨表兄弟一事，无非要你提高警觉，彼此细商万一‘金手书生’司空奇得讯寻仇之际，如此应付才是妥策之意！你怎么反而对你二哥有此误会了呢？”

“铁笔黄巢”鲍玉书闻言，连忙赧然起立，向“黑煞真人”朝元子，长揖谢罪！

朝元子微笑说道：“金手书生司空奇虽然厉害，但他生平踪迹，向在南海一带，纵或得讯寻仇，也必有相当时日！我弟兄只要计议周密，对他固难力敌，或可智取？”

“飞天蜈蚣”尤洪，微笑说道：“朝元二弟，你一向足智多谋，关于应付‘金手书生’司空奇之事，便由你负责筹划！必要时，我还可赶回‘泰山大寨’，请总瓢把子‘天香公主’杨白萍亲自出手相助！”

朝元子苦笑说道：“倘若只是‘金手书生’司空奇一人，到还较易应付！但我还风闻……”

话犹未了，脸色突变，用手中长长竹箸，在那煮人锅中，轻挟了一只长约三寸的黄金人手！

这只“黄金人手”的标记，在“煮人锅”中出现等于是说那位使四海八荒恶煞凶魔，闻名丧胆的“金手书生”司空奇，业已到了这太行山五丁峡的左近！

绝世强仇既到，一切阴谋毒计，均已不及安排，遂使“飞天蜈蚣”尤洪、“黑煞真人”朝元子、“铁笔黄巢”鲍玉书等“中州三煞”，一齐胆战心惊地，站起身子，均自双掌设胸，张惶四顾！

首先是插在石壁上的一面紫旗，突然齐腰折断，飘落在“煮人锅”内！

然后便在这片峭壁顶端，传下一阵宛若风咳呻吟，清越无比的长啸！

“飞天蜈蚣”尤洪，“黑煞真人”朝元子，“铁笔黄巢”鲍玉书等，一齐循啸抬头，只见峭壁顶端，有位俊逸无比的白衣书生，正自负手而立，衣袂飘飘，似欲乘风仙去。

白衣书生见“中州三煞”抬头仰视自己，遂手指着身负黄色儒衫的鲍玉书，问道：“你就是‘铁笔黄巢’鲍玉书吗？”

鲍玉书无法推诿，只得硬着头皮答道：“在下正是鲍玉书，尊驾有何见教？”

白衣书生声冷如冰地，继续问道：“我闲游太行，发现我表哥‘天罡剑’萧楠，及‘玉面哪吒’岳吟风二人，被人惨挖心死，尸身上并曾中了不少‘追魂毒针’！这件事儿，是不是你所作的？”

听了这番话，证明壁顶这位神情高华无比，相貌俊逸如仙的白衣秀士，果是“金手书生”司空奇，鲍玉书只好一横心，狂笑说道：“尊驾如此说法，大概便是在当世武林中，颇负盛名的‘金手书生’司空奇了！鲍玉书敢作敢当，决不推护，萧楠、岳吟风等‘鲁中双龙’，是我亲手所杀！”

司空奇冷冷“哼”了一声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既杀了‘鲁中双龙’，我便杀了你们这‘中州三煞’！”

鲍玉书伸手入怀，把自己的得意兵刃“夺命笔”撒在手中，仰望“金手书生”司空奇厉声叫道：“司空奇，你且下来比划比划，‘中州三煞’未必便束手待毙！也许我们会把你煮在这‘煮人锅’内！”

司空奇晒然说道：“尔等小贼，弹指即碎，我要杀死你们，

还不是易于反掌折枝？但你们‘中州三煞’也算在江湖上闯荡过，小有名头，怎会尚不知道我‘金手书生’替天行道，或弹剑复仇时的一贯作法？”

鲍玉书正待再问，朝元子却把他止住，用竹箸将那只小小金手翻转，使其掌心向上！

金手一翻，只是在金手中指的第二截上，镌有一个红色的“三”字！

朝元子见了这红色“三”字，面色忽宽，稽首当胸，向巍立壁端的“金手书生”司空奇，朗声说道：“中州三煞遵命于三日后，在‘太行山阴风谷’的碧城道观之中，敬候空奇朋友赐教！”

话音甫落，一声冷笑起处，那位“金手书生”司空奇，便自失去踪迹。

鲍玉书方待发问，朝元子业已指着那小小金手，微叹说道：“金手书生司空奇自恃艺冠乾坤，对于任何深仇大敌，从不当时下手，必然留给对方一些时辰，使其尽量准备，或是邀人助阵！”

鲍玉书恍然说道：“原来这中指上所刻的红色‘三’字，便是给我们三日期限！”

朝元子点头说道：“这个三字示给我们三日限期，但‘红色’却表示‘必死无赦’！”

鲍玉书听得毛骨悚然。遂问道：“这金手上所刻字迹，在色泽上，还有甚么讲究？”

朝元子应声答道：“这表示必死无赦！字迹若是黑色，表示尚可宽恕，勒令立刻改恶从善；黄色表示友善，到时必来相助！”

“飞天蜈蚣”向“黑煞真人”朝元子问道：“朝元二弟，你约那‘金手书生’三日后在碧城道观相斗，有无御敌妙策？”

“因为仅仅三日限期，我想赶回‘泰山大寨’请总寨主杨白萍出手为助，已自不及！至于寻常友好，慢说毫无作用，而又大都怕这个‘金手书生’……”

话方至此，身后有一个娇脆语音说道：“天香公主杨白萍算个甚么东西？她除了淫荡绝伦，不是‘金手书生’司空奇的百招之敌！”

“中州三煞”闻言，俱皆大惊，只见在身后八九尺外，一位年约二十左右，容貌美艳，风神艳艳的长发绿衣少女。

“飞天蜈蚣”尤洪等人，一身武功，并非等闲，如今竟不知这长发绿衣少女，是怎样出现？从何而来？不禁相顾惊诧，各自深怀戒意！

长发绿衣少女妙目凝光，看着“黑煞真人”朝元子脚下那小小金手，娇笑说道：“这只小小金手，铸造得颇精致可爱！”

说完，玉指微伸，凌空一撮，那只体积虽小，分量却还不轻的“金手”表记，便从地上飞起，直投这长发绿衣少女手内。

“飞天蜈蚣”尤洪因身为北六省绿林道副总瓢把子，不能听任人家对总瓢把子“天香公主”杨白萍，出言侮辱，故虽明见这长发绿衣少女，凌空摄物，武学极高，却仍不得不一抱双拳，发话说道：“姑娘怎样称呼？‘天香公主’杨白萍领袖北六省绿林豪雄，不容人轻加侮辱！”

长发绿衣少女一面把玩那只小小金手，一面柳眉微扬，娇笑说道：“我骂了杨白萍，你大可向她报告，叫她邀集北六省的绿林好手，向我兴师问罪！但问题却在你们活不活得三日以

后？能不能从‘金手书生’司空奇的手下逃生去见那杨白萍？”

尤洪浓眉一挑，厉声叫道：“中州三煞弟兄，是否逃得出‘金手书生’司空奇的手下，属于另外一件事，与姑娘风马牛毫不相关，尤洪如今是在请姑娘敬告名姓！”

长发绿衣少女，眼波微抬，以一种在奇异之中，微带碧光的美艳眼神，略扫尤洪、朝元子及鲍玉书等三人，格格娇笑道：“我对你们是否逃得出‘金手书生’司空奇手下之事，怎会没有关系？因为我叫‘赛观音’，可以如同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一般，对你们救苦救难！”

朝元子见了这长发绿衣少女的微碧眼神，不禁惊得脸色大变，退了两步，颤声说道：“你……你不是甚么‘赛观音’，你是来自‘雪山’的‘碧目魔女’淳于琬！”

淳于琬妙目中微闪碧芒，点头笑道：“你居然有点眼力，但‘碧目魔女’淳于琬，难道就不能充当一次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帮助你们斗斗那‘金手书生’司空奇么？”

“飞天蜈蚣”尤洪，与“铁笔黄巢”鲍玉书，听得这长发绿衣少女，竟是“雪山有魔女，南海有书生，江心有毒妇，地下有妖魂”等武林四绝之中的“碧目魔女”淳于琬，并表示愿意帮助自己抵敌，不禁心花忽放，惊声喜绝。

但“黑煞真人”朝元子却并未有甚高兴神色，只在喃喃自语道：“鲁中双龙、金手书生、碧目魔女，为甚么这么多武林好手会一齐赶来‘太行’？……”

淳于琬不等朝元子说完，便向他冷笑道：“朝元子，你装甚么糊涂？你一向住在‘太行山阴风谷’的‘碧城道观’以内，难道还不知道‘太行’绝顶时有质气冲天，象征着必有罕世奇珍，即

将出土！”

“飞天蜈蚣”尤洪，生恐“碧目魔女”淳于琬动怒，慌忙向她赔笑说道：“承蒙淳于姑娘慨允相助尤洪兄弟，抵敌那‘金手书生’司空奇，委实感激不尽！便请淳于姑娘，做主安排，我等悉听尊命！”

“碧目魔女”淳于琬闪动着一双微碧妙目，向“飞天蜈蚣”尤洪略一注视，娇笑问道：“尤当家的，你不怪我骂了你们总瓢把子‘天香公主’杨白萍了么？”

尤洪抱拳欠身，赔笑答道：“淳于姑娘雄威，誉重四海，本寨‘天香公主’杨总寨主，也对淳于姑娘，极为钦佩！”

这两句话儿，答得极为得体，“碧目魔女”淳于琬一时不便再说甚么，只得柳眉双扬，抬起一只欺霜赛雪的纤细玉手，指着“黑煞真人”朝元子格格娇笑说道：“朝元子，你不要眼珠乱转，我知道你是在猜想我的，竟会自动愿意帮助你们去斗那‘金手书生’司空奇？”

朝元子自嘴角下浮起半丝阴笑，应声说道：“这原因并不难猜，‘武林四绝’各不相让，淳于姑娘恰巧遇上‘金手书生’司空奇向我兄弟寻仇之事，遂想故意和他捣乱，帮助我们，斗他一斗！”

淳于琬微笑说道：“你猜得不错，如今我便帮助你们斗那‘金手书生’，但你们却须完全听命，倘若稍有违拗，我立即袖手不管！”

朝元子点头笑道：“淳于姑娘尽管吩咐就是！”

淳于琬扬眉说道：“你是太行巨寇，对于左近一切，必甚熟悉，先替我找一口上好棺木！”

朝元子失惊问道：“淳于姑娘，你要用棺木则甚？”

淳于琬双眉一挑，妙目中碧芒电射，冷笑答道：“金手书生司空奇名震江湖，一代人杰！倘若死在我的手中，还不应该弄口上好棺木，埋葬他么？”

朝元子“哦”了一声，微笑说道：“这太行山中，富户甚多，并多半备有寿材，要弄副上好棺木，不算难事！”

淳于琬把那只小金手，揣入怀中，向朝元子点头微笑说道：“不难就好。弄到棺木以后便陈设在‘碧城道观’中那座铁窗铁门，暗藏机关的西厢房内！”

朝元子悚然一惊，暗忖这位“碧目魔女”，真够厉害，怎会把自己“碧城道观”之中情形，均弄得如此清楚？

淳于琬娇笑说道：“你们赶快照我所说，准备一切，我还要另外寻点东西，必于后日正午时分，赶到‘碧城道观’帮助你们与那金手书生司空奇作一死斗！”

尤洪、朝元子、鲍玉书等人闻言，亦即恭身领命，办理一切！

“碧目魔女”淳于琬则在他们走远以后，柳眉双扬，颇为得意地，娇笑自语说道：“这帮助中州三煞恶斗金手书生之举，确是一件神鬼难测的奇妙事儿！”

说完以后，绿衣微飘，亦自宛若一朵碧云般，冉冉凌空升登峭壁顶端，失去踪迹！

三日后，天光正值黄昏！

一轮斜日，把万里长天，映照成一片血红惨淡景色，“太行山阴风谷”中的奇寒阴风，也从谷内“呼呼”作啸，一阵一阵地，卷向谷外！

“碧城道观”是一座既不太大，也不太小的三清弟子修真之所，但如今却哑然无声，观门紧闭！

“阴风谷”口，突现人踪！

来人白衣飘拂，气宇高华，正是“武林四绝”之一，威震乾坤的“金手书生”司空奇！

司空奇刚到“碧城道观”门前，那两扇紧闭的观门，便“呀”然一声，自行开启！

门内仍是寂无人影，只在门头垂下一面似庙中所塑无常恶鬼手内持有的“勾魂铁牌”，牌上写着“请入西厢”四个血红大字！

“金手书生”司空奇见了哂然一笑，不入正殿，改向西厢走去！

这西厢配殿，颇为宽大，但殿中神像，均已拆除，只摆设着一席盛筵，以及曾在“五丁峡”中所见过的那具“煮人巨锅”，锅下业燃烧着大堆干柴，那半锅菜油，烧成滚沸！

盛筵设在稍右，“煮人锅”设在稍左，当中则放着一具巨大红棺木！

“飞天蜈蚣”尤洪、“黑煞真人”朝元子、“铁笔黄巢”鲍玉书等中州三煞并立盛筵之前，向金手书生司空奇，恭身迎迓！

司空奇剑眉微挑，目光一亮，自嘴角上浮现起半丝冷笑，向“中州三煞”说道：“想不到你们‘中州三煞’兄弟，居然全数到场，一个不少，总算还有些骨气了！”

“黑煞真人”朝元子因自己身为“碧城道观”的观主，份属主人，遂稽首当胸，念了一声“无量佛”号，阴森森地怪笑说道：“司空大侠放心，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弟兄敢作

敢当，哪里会叫司空大侠失望？如今天光还早，应该先尽江湖礼，后论生死仇，但不知司空大侠敢不敢入席欣啖？”

司空奇失笑说道：“慢说是美酒佳肴，即使你们摆设了甚么点滴封喉的毒药，司空奇也一样要尝尝滋味！”

一面说话，一面入席就座，但目光注处，见席上准备了五份杯筷，遂恍有所悟地，扬眉笑道：“原来你们另外约有高人，难怪竟能把这碧城道观之中，布置得简而不俗，充满了森森鬼气。”

说到此处，语言微顿，双目精芒电射，道：“既有佳客，怎不请出？司空奇倒愿你们饮酒以后，活动得痛快一点！”

朝元子怪笑说道：“这位佳客早到。”

司空奇点头微笑，扬声说道：“这位朋友，请现身一见，共饮几杯！”

语音未了，从那具朱红巨棺的沉重棺盖里，出来一位面貌极为狰狞可怖的绿衣女鬼！

司空奇丝毫不惧，反而抚掌笑道：“姑娘大可把这狰狞鬼脸取掉！”

“姑娘绝代倾城，决不会如此丑怪！”

天下女人无不爱人赞美，女鬼听后在脸上轻轻一抹，果然出现了比花解玉的面目。

这张春风俏面，果然美得撩人。

司空奇只觉眼前一亮，赶忙长揖到地，问道：“在下南海司空奇。”

长发绿衣少女向司空奇看了一眼，遂客气地入席就座，一面冷冷说道：“司空奇你太狂……”